

現代創作叢刊

失去的風情

黎錦明 著

11

現代書局出版

現代創作叢刊

11

失去的風情

黎錦明 著

現代書局

版

No. 0361

失去的風情

實價七角五分

著者 黎 錦 明

發行者 洪 雪 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北平 廣州 漢口
福州 廈門 杭州 鄭州
洛陽 開封 九江 重慶
成都 汕頭 雲南 貴陽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9, 20, 初版

1—2000冊

自序

我自己不很滿意自己的小說，因為我的創造興趣和一般人是不同的；既少寫自己的事，也不能代表一種思想。有興即書，加以陶薰——使之成爲一種近似藝術的東西罷了。如批評家要估定我的宗旨，結果，恐怕祇覺得我是時代的落伍者……

雖屬如此，我的小說，無論是諷刺，是隱善揚惡，但沒有什麼惡意的。這一點良能自慰。有許多讀者，時常誤解我創作的心理，而加以嫉視者有之，但這祇是神經過敏，與藝術的範疇是不相抵觸的。在二二年出版的勝利者序上我已這樣聲明過了。美國批評

家 Spingarn 說得好，詩與倫理之不能一併談，猶如工程師造橋梁不能和倫理一併談一樣。二十世紀，還會有人把藝術的表現看做危害社會的罪惡，這人就是——說得好一點，比我自己還要落伍的。

這個集子，大約多半是最近期內發表的，其中有幾篇係新作，我的態度，在這集子內，是更為明顯了——路人的態度而已。所謂路人，離開了希望，對於自滿，反動，頹廢卻又輕視着——質言之，我的義務，在將某一種事物，指示其缺點而已。而其用意，自是希望好的方面較多。

對於已成的事，我在一切創作思想活動內，是無意去推翻的。而那些惡的表現的部分，與其說是醜詆，不如說是尋求事實——使其突出倫理與精神文化的霧圍氣，成為一種人與人間接近的媒介罷了。有了這種媒介，世界上天南地北的人情才有互相接近的機會，而我自己，不過試仿這樣做罷了。

我希望讀者看我的書，祇是把它做一種書看；攷證是用不着的，涉嫌之處，祇是讀者的多心，恕我不爲描寫的對象作解釋了。

廿七，七，一九三三於滬上。

失去的風情

外九篇

目次

自序	
孤零者的夢	一
茶亭速寫	三
韋忽	四
武器與勇士	六
失去的風情	九
佞佛者	二
赤峯之戰	三
銀魚曲	五
一夜	六
靜的喜劇	二〇

孤零者的夢

一九二八年八月的一天，潼山路十七號一處私邸裏，遷來一個近中年的客人。因為和房主有一點親誼的關係，這客人，華達予，打破了向來租賃房屋的通例，沒有保證，也沒有任何眷屬，便佔有了朝南那一所廣大高敞的地板房。

在他的語言，行動上看來，這位客人像似一個隱居的孤獨的人。對於這地方所注重的人情禮貌，他都很疎忽；如若品評他是一個哲人，獨身主義，而卻有一點孩子似的天真，如若稱之為藝術家，他卻有特別令人注意的——畏憚女性的癖性。

這老年房東有一個女兒，黃月亭，因為這客人引人注意的特性，使她生出一種異常的感覺來。他的頭髮，衣服以至所著的襪，在她看來都有一種神祕。

『父親，』月亭在第一次和他交談後，回房來對主人說。『房子還是不租給這人能。』

『爲什麼？』房主訝異著。

『這人怪得很……』她苦惱似的說。『什麼也瞧不上眼。你說他有學問，他電燈泡也不會上說他能幹，他見了人不會打招呼；說他有財產，八隻箱子全是些舊書。』

『有書自然有學問了。』

『不見得。如果我有閒錢，也會買那麼多書擺擺。』

『他能買書，自然有財產。』

『可是他穿的衣服……』

『有才幹的人，不在外表……』

這房東黃石池的女兒終於緘默了。

達子實在是異常沉悶，寡趣味，生活單調的人。不知道一種什麼樣的生沽，把他的性格陶冶成爲那樣單純；他的一切彷彿都被一根緊張的繩綑住了。『嘿，老闆有開水麼？』『喂！送信去罷。』或者『茅房呢？』『叫一頓飯來罷。』……

住在門房裏是一個曾當過馬兵的，外貌和中世紀法國諷刺家 Rabelais 似的人，時常訝異這客人所呼喚的名詞連續得如此不馴雅。有時，將一壺開水提來了，用一種嘲弄的神情，坐在他那精潔的書案旁說：『老先生，我替你雇一個管家媳婦罷。』

每天清早，達子起牀來，寫完了信，便在那幾堆舊書旁坐下了。自然，在他眼裏，那都是一些珍寶：兩匣家傳的宋板書，莎翁，託翁的全集；全部『現代文選』，精裝的布蘭克

斯，以及巨本的康德，格羅斯，李甫斯，馬堅齊的流行學術著作。書櫥的最下一層，放滿了一些破舊的莫巴桑，斯各德，易卜生……如果他有不盡廣大的鑑賞力，這些寶藏可以代替他靈魂上一切的嗜慾了。

這書齋還有一個嗜好——他的壁上挂滿了一些奇形的樂器。其中有一隻，和古希臘行乞詩人懷裏的『里拉』似的——桐木的七弦琴，是從一個徐行在街頭的行乞音樂家所買來的。將弦弓和奏提琴似奏着，它所發的聲音都是和諧的，幽美的。達于似乎沒有音樂天才，也許是將樂器當作一種解憂的目的；一個曲調總是無節奏，少旋律，有時單調的中止了。

他在這裏住下半週了，始終沒有一個客人來訪他。這老年的號房起先是奇異着。然而他卻有那麼多信札：有些還是用秀纖的筆跡寫在淡紅色的信封上的。

『先生，』有一天，這號房試探似的問他說：『你在那裏當差？』

「我麼……」達子呻吟着說，「去睡覺去罷。起來替我擦地板——」

在達子的書架上，有一本散文小說，記載著一個孤獨的人；集歡樂，憂愁，苦惱，憤恚於一身；正直，真理，光明，而又顯示一些自私，貪婪的性格，使他成為有時天真有時異常矯情的人，稱之為詩人，這名詞似乎太高貴；稱之為自我主義者，他是歷久在社會上服務的。因為和周圍的人不相融合，便漸成為拜倫筆下一類的英雄了。

達子，在他短時的回憶裏，他自身的陰影便投合於這一類人型了。他身旁一切，彷彿都要做他一人的犧牲似的。他有一種自尊，一種難於令人瞭解的自尊，使周圍的人漸漸分離了。『一個孤獨的人是異常可怕的，』朋友們互相警示的說。

他的一個舊友，磊真，一天跑到他的寓居裏來走了一圈，說他過於安於現狀了。他勸他去找一個情人。這不但使他的生活變成豐富一點，而且可以免去周圍的人的批

評。

達子沒有回覆。他覺得自己對於情人過甚的專誠反而引起許多女性的猜疑，這使他喚起兩年前的一個夢；這夢的發生以至幻滅，幾乎填滿了他的回憶的一半。那是一個著聞的幼年歌女，兼有杜絲和鄧肯的各種才能；因為她那媚人的歌聲，使他陷入那牢不可拔的情網裏。他將熱情流露在短短的信箋上，連續的寄給她。她拒絕了；他在失望之下，一天，忽接到她一個通知，約他在一個公園的古廟裏相見……那是一處幽僻森冷之地，當他走進去後，她正坐在一隻石鼓上等候着。有一種憂鬱，罩在她的顏面上。他們用誠摯的眼色對視着，親着唇，達子說：

『第斯，你能和我 engage 嗎？』

『不能，不能；我很想辦到，但我因為謀生活的獨立，謀自己的事業發展，決計不能應你的要求。』第斯斬截的說。

『啊，我的光明。我不能勉強你，我知道你是不 *adore* 我的』

第斯搖着頭，兩眼低垂着。一會，她說：

『達子，你太真實了。最低限度說，我是不適宜於作人家的 *housekeeper* 的。我們結了婚，是辜負了你……』

接着她看看這詩人平廣的肩，攤着兩臂，在石版上臥了。

一種和蛇似的蠱惑透進他的心來，他在她旁邊坐下，閉着眼，儘力和誘惑爭鬥着。

『神明啊，神明啊，』他想到。『拯救我這次誘惑罷。她的脣，她的兩眼，她的銀魚似的肢體……都在我的靈魂裏震蕩着。我願意將基督的愛放在這樣一個女人身上，願意

把這泰綺斯的化身拯救出來。啊，這樣一個被封錮在情慾中的女性啊！如若我和那些普通的男子一樣……我將又犯着一次侮辱神聖的罪了。拯救我罷，我前面的光明！』

當他睜開眼時，第斯張着那好奇的眼在注視他。她似乎驚異他竟如此之特異，竟

連『愛情』也不認識。

他和她親了親唇，將她扶起來。異樣，忿惱而羞澀的，第斯取出絳朱，點了點唇，忽忽的走了。以後，她永不曾理會他；一見他的影便跑了……

時間的流轉，他的心上起着一個潰傷的癰。第斯的蠱惑在癰上似乎一天天的加重了。

一天，房東黃石池走進他的房來，有所不安地，在他的書案旁坐了。達子詫異的看住他，問他有什麼事故。

『先生，』石池喃喃的說。『你住在這裏有什麼不方便麼？』

『沒有的。』

『那便好。不過，很抱歉，有一問題，說出來實在……』

『說罷。祇要我能辦到的，便盡我的力量辦好了。』

『這房子——我想退租了。』

『爲什麼？』達子驚異着。

『因爲我有個親戚，剛從南方來，打算要這房子……』

『那自然好。不過你得讓我……』達子立即承認了。『繼續住下一月，我得費這

一點時間去找旁的房子……』

『一個月——太長了罷？』

『不長。在這地方找房子真不容易呢。』

『那麼，照辦罷——』

『不行，不行！』門外忽發出一聲尖銳的，阻止的叫聲。『要退馬上就退。』

這老年的房東立時感到跼蹐起來。